

# 斯佳丽

〔美〕亚历山德拉 著 唐珊 译

西苑出版社

著全译本

# 斯佳丽

(上)

〔美〕亚历山德拉 著 唐珊 译

西苑出版社



## 译 序

在20世纪的世界文坛上,美国女作家米切尔(1900~1949)无疑是一个成功者,虽说她远远还算不上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但她和她的那一部读来让人倾情迷恋的长篇小说《飘》,肯定可以毫无愧色地居于文学史上的不朽之列。小说以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为导引,真实再现了动乱年代中的南方人民的生活状态。后来,《飘》改编为电影《乱世佳人》,由一代影星费雯丽和盖博分别扮演的斯佳丽和瑞德,把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个动人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以至于普天下的人们一直渴望能够看到男女主人公生活的精彩续演……于是,在半个世纪之后,作为《飘》的续集——以女主人公名字命名的小说《斯佳丽》终于呼之而出了。

有人说,热衷于给世界文学名著打造续集,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文坛的热点之一。精明的出版商们,利用读者对那些家喻户晓的名著中的主人公的命运牵肠挂肚的心理,雇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乃至物色地地道道的文字枪手,来为各种文学名著撰写续集。在《飘》问世特别是《乱世佳人》公演之后,在美国有人发起一项活动,设想挑选一位南方女作家和电影的男女主角人选,继续演绎斯佳丽和瑞德的爱情故事,这实在是因为太希望他们两人能够重归于好。一方面是广大读者的精神渴求,一方面是出版商的难得商机,于是,一位出生于美国查尔斯顿的地道的南方女作家亚历山德拉·里普利,从出版商的几百个应征者中脱颖而出,应时而作,数年中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各怀心思的人们的“夙愿”,把一部洋洋洒洒八十余万言的《斯佳丽》奉献于世。

为名著撰写续集,从来就鲜有十分成功的先例。从多数情况来看,一方面是读者对名著续集阅读的热切期待,一方面读者又总是对这些续作的大失所望。从根本上说,与名著原作相比,续集多半难以摆脱故事老套,艺术性不强的怪圈,往往是情节生硬难以感人,语言表述虽极力模仿但仍难契合原作的文字风格,以至于大多续作难免有狗尾续貂之嫌。不过,读罢我们面前的这部《斯佳丽》,多少还是让人感到了欣喜和宽慰。正如中国文学史上高鹗之续《红楼梦》一样,里普利之续《飘》算得上是十之八九的成功了。难怪自1991年9月《斯佳丽》问世以来至今仍畅销不衰!

在当年米切尔的书中,她以瑞德离斯佳丽而去结束了《飘》的故事,又以斯佳丽的一段内心独白为两人日后的感情纠葛埋下了一个伏笔:“……明天我要想出个办法来重新得到他,不管怎么说,明天就是另外一天了。”到了里普利的笔下,倔强、永不屈服的斯佳丽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她的故乡爱尔兰,经历了太多曲折和磨难之后,成熟多情的斯佳丽真正懂得了如何去爱别人。全书通过她与瑞德、阿希礼及另外几个男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揭示了她对瑞德,对故乡爱尔兰,对爱尔兰亲人的爱之深又恨之切的复杂心理。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不乏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生动描写。

诚然,就作品的思想深度而言,《斯佳丽》与《飘》相比是有所不及的。后者把小说人物的命运置于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的重大历史背景之下,从而使小说本身的认识价值超出了文学上的意义;至于这部《斯佳丽》,作者的视角则更多是关注于个人爱情的伊甸园了。

译者

2003年1月

# 目 录

译 序 .....	(1)
-----------	-----

## 第一部 在黑暗中迷失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19)
第三章 .....	(30)
第四章 .....	(41)
第五章 .....	(50)
第六章 .....	(60)
第七章 .....	(71)
第八章 .....	(81)
第九章 .....	(97)

## 第二部 豪 赌

第十章 .....	(111)
第十一章 .....	(121)
第十二章 .....	(135)
第十三章 .....	(141)
第十四章 .....	(154)
第十五章 .....	(156)
第十六章 .....	(167)
第十七章 .....	(177)
第十八章 .....	(190)
第十九章 .....	(199)
第二十章 .....	(208)

· / ·

第二十一章 .....	(212)
第二十二章 .....	(224)
第二十三章 .....	(238)
第二十四章 .....	(243)
第二十五章 .....	(251)
第二十六章 .....	(257)
第二十七章 .....	(265)
第二十八章 .....	(276)
第二十九章 .....	(286)
第三十章 .....	(291)
第三十一章 .....	(298)
第三十二章 .....	(313)

### 第三部 新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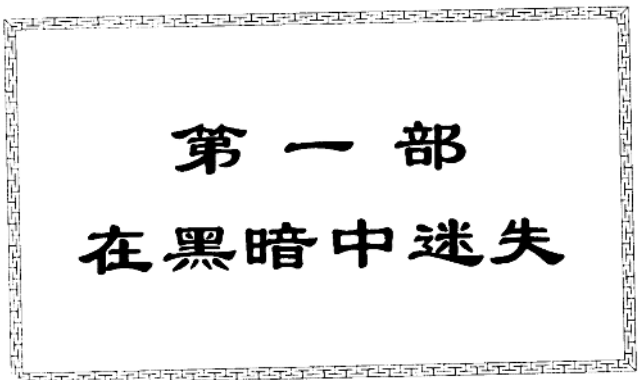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章 .....	(327)
第三十四章 .....	(336)
第三十五章 .....	(344)
第三十六章 .....	(359)
第三十七章 .....	(365)
第三十八章 .....	(374)
第三十九章 .....	(382)
第四十章 .....	(390)
第四十一章 .....	(399)
第四十二章 .....	(406)
第四十三章 .....	(413)
第四十四章 .....	(419)
第四十五章 .....	(427)
第四十六章 .....	(436)

## 第四部 楼 塔

第四十七章 .....	(447)
第四十八章 .....	(458)
第四十九章 .....	(466)
第五十章 .....	(476)
第五十一章 .....	(486)
第五十二章 .....	(493)
第五十三章 .....	(500)
第五十四章 .....	(507)
第五十五章 .....	(517)
第五十六章 .....	(521)
第五十七章 .....	(526)
第五十八章 .....	(533)
第五十九章 .....	(542)
第六十章 .....	(549)
第六十一章 .....	(560)
第六十二章 .....	(570)
第六十三章 .....	(581)
第六十四章 .....	(586)
第六十五章 .....	(590)
第六十六章 .....	(606)
第六十七章 .....	(612)
第六十八章 .....	(619)
第六十九章 .....	(629)
第七十章 .....	(639)
第七十一章 .....	(647)
第七十二章 .....	(656)

第七十三章	(664)
第七十四章	(673)
第七十五章	(681)
第七十六章	(694)
第七十七章	(704)
第七十八章	(711)
第七十九章	(719)
第八十章	(728)
第八十一章	(739)
第八十二章	(746)
第八十三章	(755)
第八十四章	(766)
第八十五章	(774)
第八十六章	(779)
第八十七章	(784)
第八十八章	(793)





**第一部**  
**在黑暗中迷失**



## 第一章

快了！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我魂牵梦绕的塔拉庄园了。

在玫兰妮·韦尔克斯的葬礼上，斯佳丽·奥哈拉·汉密顿·肯尼迪·巴特勒独自一个人站在与其他一同送丧的人几步远的地方。空中下着毛毛细雨，送葬的男男女女们身穿黑色的丧服，打着一把把黑伞，伞下的人相互依偎，女人们在小声地哭泣，互相承受着忧伤。

斯佳丽一个人撑着伞，没有人与她分担忧伤。冷风卷着细雨，形成一道道寒流，从伞底直吹进背脊，但她丝毫没有感到寒冷。失落的重创已经使她的神经麻痹，她失去了知觉。等承受得住痛苦的时候再悲伤吧！

让所有的痛苦、感情与思绪都暂时离我远去吧！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安慰自己：

伤口是会痊愈的，我一定会挺过去的。

快了！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我魂牵梦绕的塔拉庄园了。

“……尘归尘，土归土……”

牧师的声音将她的思绪从那麻木的僵冻的躯壳中拉了回来。不！斯佳丽心中呐喊着，那不会是玫瑰的。这么大的墓穴绝不是玫瑰的！她的身体如此娇小，就像一只小鸟，不，她不能死，她不能！

斯佳丽把头扭开，不愿意看见那口正缓缓地被放入墓穴中的松木素棺。棺盖软木料上的一个个小圆弧是钉棺木钉的锤印，从此这副棺材将永远地使她不能再见到那张安详慈爱的脸了。

不！绝对不允许！天还下着雨，你们不能就这样把她一个人放在那里不管她，让她任凭雨打，她一定觉得冷极了，不要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凄冷的风雨中！我实在不忍看下去了！我受不

了！我不相信她真的就这么去了。她是那么爱我，她是我的朋友，是我在这世上惟一的知己。玫荔爱我，她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我最需要她的时候离我而去。

斯佳丽扫视了墓穴周围的人们，心中一股怒火突然窜起。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伤心，只有我受的打击最深。他们不知道我有多么爱她，但是玫荔是知道的，不是吗？她是了解我的，我也肯定她是知道的。

虽然话是这么说，他们是决不会相信的，不管是梅里韦瑟太太、米德夫妇、惠丁夫妇，或是艾尔辛夫妇，他们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我的。看看他们穿着丧服，像一群乌鸦般地聚拢在印第亚和阿希礼身边，浑身湿漉漉的。他们在劝慰佩蒂帕特姑妈，虽然谁都知道她会为了烤焦一片面包这样的小事而伤心得哭肿眼睛。但是他们决不会想到玫荔与我最亲近，只有我是最需要安慰。他们故意不理我，就好像我不在场一样，甚至连阿希礼也这样。他很清楚在玫荔刚去世的那两天中，是我衣不解带陪同在侧、帮忙料理后事。他们都一样没良心，印第亚甚至还哭着向我问道：

“斯佳丽，我们应该怎么安排葬礼呀？应该准备多少食物？棺木要去哪里订？去哪里请护柩的人？墓地要选在哪里？墓碑上要刻些什么？讣文要怎么写？”现在他们全抱在一起哭泣、哀嚎。

哼！我才不会让他们称心如意，看着我一个人无依无靠地独自哭泣。

我千万不能哭。即使要哭也决不在这里哭。因为只要眼泪的阀门一打开，那我就控制不住了。我要忍住，等我回到塔拉庄园，再让我痛哭一场吧！

斯佳丽扬起头，紧紧咬住已冷得直打颤的牙齿，强咽下喉中梗块。快了！等到一切都完了，我就可以回塔拉庄园了。

斯佳丽残缺的生活中的一些往事，又都在亚特兰大的奥克兰公墓内一件件拼接起来了。一座花岗岩高塔，灰色的岩石上笼罩着灰色的斑斑雨迹，那是缅怀那个一去不复返的世界，缅怀战前她年轻岁月中那个无忧无虑世界的纪念碑。这就是南部邦联纪念

碑,它象征了南方人在到处是鲜明的战旗到处是战火烧到的断壁残垣这段时期所表现出的令人为之骄傲的勇敢的大无畏精神,也代表了众多为南部邦联捐躯的人们,其中包括她童年时候的朋友,还包括在她只知穿漂亮蓬裙参加舞会时期,一直缠着她乞盼能与她跳一支华尔兹或乞求能赐一吻的公子哥儿。也代表了玫兰妮的哥哥,她第一个丈夫查尔斯·汉密顿,以及所有在玫兰妮安息的坟墓周围被雨淋湿的送葬的父亲、丈夫、兄弟和儿子。

还有别的坟,别的碑。她第二个丈夫弗兰克·肯尼迪也永远地睡在那里。还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坟,那是她最小的孩子的坟,碑上刻着她孩子的全名:

欧仁妮·维多利亚,巴特勒,底下刻着她的乳名:美蓝。

活人、死人都在那里,却只有她是一个人。似乎有一半的亚特兰大人来此哀悼死者。以前经常一同进出教堂的亲戚朋友,如今全都聚拢在玫兰妮·韦尔克斯埋骨的那个佐治亚红土坟墓四周,在凄风冷雨的无情吹打下参差不齐地围成黑鸦鸦的一圈。

玫兰妮最亲近的人站得比较靠里,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泪流满面,惟独斯佳丽不是。老车夫彼得大叔、迪尔西与厨娘三个人围成一小圈把玫兰妮还不懂事的儿子小博紧紧围住,保护着。

亚特兰大的老一辈由仅剩的晚辈搀扶着,也都来了。米德夫妇、惠丁夫妇、梅里韦瑟夫妇、艾尔辛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女婿,还有惟一活下来的儿子,瘸腿的休·艾尔辛;佩蒂帕特姑妈和亨利伯伯这对争了半世纪的手足,在他们侄女的葬礼上,终于抛弃了多年的积怨。年纪不大但看起来好像饱经风霜,且憔悴不堪的印第亚·韦尔克斯,瑟缩在人群中,凝视着她哥哥,眼神中充满着哀戚和愧疚。他和斯佳丽一样,独自一个站在那,没有注意到是否有人为他撑伞避雨,分辨不出是潮湿还是冷,他无法接受牧师的告别祷文和放入红泥墓穴的狭长棺木都是真的。

阿希礼一身颀长的瘦骨,没有一丝血色,原本淡金色的头发几乎在一夕之间转为灰白,惆怅写在他苍白的脸上,目光呆滞,显得很空洞。几年的军官生涯使他习惯于这种肃然站立的姿势。

阿希礼，曾是斯佳丽荒唐生活的中心与象征，为了爱他，她背叛离弃丈夫，不顾丈夫对她的爱，也不允许自己对丈夫产生爱，以致于放弃了本来属于她的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想要拥有阿希礼。现在瑞特已经走了。在这惟一能代表他的就是那束金黄色的秋菊。对阿希礼的爱，使她背叛了平生惟一的知己，使她对玫兰妮执拗的忠诚与爱情嗤之以鼻，而现在玫兰妮已经死了。斯佳丽对阿希礼的爱也结束了，因为她终于明白自己对阿希礼的爱的本质，那不是真正的爱，但一切都太晚了。

实际上她并不爱阿希礼，以后也不会爱他。虽然玫荔临终前将阿希礼托付给她，那样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阿希礼了，而且她也已答应玫荔要代为照顾阿希礼和小博，可是现在她已不再想要他了。

阿希礼是毁了她一生幸福的罪魁祸首，也是她惟一剩下的财产。

斯佳丽孑然傲立，一道难以跨越的令人心寒的阴暗鸿沟将她与旧识隔开，玫荔曾一度填补了这道鸿沟，使她免于受到孤独和排斥。本来她应该靠在瑞特强壮宽厚的肩膀上，但现在却只能一个人承受着潮湿阴冷的寒风。

斯佳丽高昂着头，没有丝毫感觉地承受着寒风，支持她全部意志的精神力量和希望竟是这么几句话：

快了！等这一切结束，我就可以回塔拉庄园了。

“看她那个样子！”一位面罩黑纱的女士，小声地与伞下的同伴私语，“真是没心没肝。听说她在安排葬礼期间，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眼里只有工作，没感情，这就是斯佳丽。”

“人们都说她喜欢阿希礼很长时间了，”她的同伴小声回道，“你想他们是不是真的……”

旁人的嘘声打断了她们的对话，但是她们仍想着同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一样，没有人能从她那双幽暗的眼睛里看出一丝悲伤，或者从那身华贵的海豹皮大衣下能看出任何心碎的迹象。

泥土洒落在棺木上发出空洞的声音，这让人不寒而栗，斯佳丽握紧双拳，她想要挡住耳朵、尖叫、大吼，用她所能做的一切方式来逃避那种将玫兰妮水埋地下的可怕的声音。但她最终只是痛苦地咬紧下唇。她不愿尖叫，决不。

阿希礼叫声打破了这庄严的气氛。“玫……荔！玫……荔！”那叫声发自心灵深处，受尽了折磨，充满了孤寂与恐惧。

他像个刚失明的瞎子，踉踉跄跄地扑向泥坑，两只手胡乱地抓着，想要抓住曾经赐予他力量、现在却静静地躺在那的女人，留在他手里的只是雨水汇集而成的银色水流。

斯佳丽看着米德大夫、印第亚和亨利伯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怎么不拦住他？一定要有人出面阻止他！

“玫……荔……”

哦，天哪！他快不行了，他们还只是楞楞地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在墓穴边缘摇晃不定。

“阿希礼！别过去！”她大声喊道，“阿希礼！”她开始向前狂奔。草地湿滑，她跌了一跤，雨伞从手中滑落下来，被风一下子吹走了，落在花丛中。她抱住阿希礼的腰，企图把他拉开，免得发生危险，却遭到抗拒。

“阿希礼！别这样！”斯佳丽尽全力压制着他，“现在玫荔不在了，她不能再帮你了。”她的大声吼叫才将如痴如聋、悲痛欲绝的阿希礼唤醒。

只见他楞住不动，双臂垂落身侧，低声哀吟，整个人都倒到斯佳丽的臂弯里。米德大夫和印第亚直到斯佳丽快被他的重量压得支持不住的时候才赶到，他们将他扶起。

“你可以走了，斯佳丽，”米德大夫说。“这没你的事了！”

“可是我……”她望了望四周的脸孔，恨不得再多看会热闹的眼睛，毅然转身离去。人们纷纷往后退开，给她让路，好像深怕被她裙摆上的红泥玷污似的。

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她心里有多难过，她不会让他们知道他们能伤害到她。斯佳丽昂起头，任凭雨水打在脸上，滴入颈项。她挺

直背脊，抬起肩膀，支撑着走到公墓大门没有人能看见她的地方，才抓住铁栏杆。她感到头昏眼花，好像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快要倒下一般。

马车夫伊莱亚斯跑过来，打开伞替垂头丧气的斯佳丽遮雨。斯佳丽不顾人家伸出手来替她打伞，直接走到马车前。一直走进有丝绒软垫的车厢里，她就瘫倒在角落，拉起羊毛围毯。刚才的行为把自己吓坏了，一路冷到骨子里。两天前她才答应玫荔的，要像玫荔那样照顾、保护阿希礼，刚才怎么能在大家的面前那样让阿希礼没面子？可是她除了那样做还有别的选择吗？难道要眼睁睁地看他掉进坟墓吗？

马车轮一路碾压过深深的泥泞车辙，左右晃动得厉害。斯佳丽差点从座位上跌落下来，胳膊撞到了窗户栏上，整条胳膊都痛得要命。

若仅仅是肉体上的疼痛，她还能承受。但是长久以来受排斥的精神上的创伤最令她无法忍受。现在虽然在马车里只有她一个人，但是她还是不能尽情地发泄。她一定要回到塔拉，那里有黑妈妈。黑妈妈会用那双黑色的手，把她紧紧抱入怀里，让她把头枕在胸前，她小时候就常常在这怀里诉苦。她还可以窝在黑妈妈的臂弯里哭，内心所有的痛苦伴随着泪水而流逝。她甚至可以枕在黑妈妈胸前，黑妈妈用她的爱抚慰她受伤的心。黑妈妈会抱她、爱她，分担她的痛苦，帮她度过一切难关。

“快一点！伊莱亚斯！”斯佳丽叫道，“快！”

“帮我把这些湿乎乎的衣服脱掉，潘西，”斯佳丽对她的女仆命令道，“快。”她的脸苍白得像一个鬼，绿眼珠看起来更绿、更亮、更吓人。小黑姐紧张得手忙脚乱。“我叫你快一点，听到没有？要是耽误了我的火车，小心我拿鞭子抽你。”

潘西心里明白她的女主人是不会那样做的。奴隶时代已成为过去，她有自由，她不属于斯佳丽小姐，如果她不愿意，她随时可以走。但是当看到她看到斯佳丽绿眼珠里闪着那种绝望、狂热的光，潘西



就没了辙，信心大失，斯佳丽看起来好像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女霸王。

“天气开始变冷了，别忘了收拾一下那件黑呢绒衣服。”斯佳丽望着敞开的衣橱说。黑羊毛、黑丝绸、黑棉布、黑色斜纹呢袍、黑天鹅绒。本来还在哀悼美蓝，现在又在哀悼玫荔。我应当再找些比黑色还要暗的布料做丧服，穿起来哀悼自己。

但现在我不能想这件事，再想下去，我想我一定会疯的，等回到塔拉再想，只有在那里我才受得了。

“快收拾东西，潘西，伊莱亚斯在外面等着。别忘了在袖子上别黑纱。我们可是从丧家踏出门的。”

大街汇集的五角场变成了烂泥塘。各种马车——双轮轻型马车、运货马车、四轮马车全都陷在泥里，动弹不得。车夫咒骂雨，咒骂街，咒骂马，咒骂其他挡路的车夫。吼叫声、挥鞭声、人声混成一片。五角场总是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不时有人争吵、抱怨、谈笑。五角场充满了生机、动力、活力，喧腾不已。五角场是斯佳丽心爱的亚特兰大。

然而今天是个例外，五角场把她拦在这里。亚特兰大在关键时候拉她后腿。我一定要赶上那班火车，如果赶不上，倒不如死在这里干净；如果不能回到塔拉和黑妈妈的身边，我准保会垮掉。

“伊莱亚斯！”她喊道，“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抽死这匹马也好，撞死行人也行，你一定要把我及时送到车站。”

她买的是最强健的马，性能最好的马车，就连雇来的车夫也是技术最好的，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她。

她终于及时地赶上了火车。

火车头轰然吐出一团白色蒸汽。斯佳丽屏住呼吸，倾听着火车轮转动时发出的咣当声，第一下，紧接着是第二、第三……声，车厢微微晃动，她终于在回家的路上了。

就要回塔拉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又回想家乡的景致：

风和日丽，晴空万里，白屋闪耀，白布帘从敞开的窗口飘出，窗外有茉莉的青翠绿叶和香郁白花。